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一　帝德　體仁　行義　行禮　帝孝

帝德一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

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産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禄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增鼂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

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禽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之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黄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聦明疏通者戒

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

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炎帝　增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原尚書堯典曰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内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廻巒之縈峴崘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增舜典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

之士存焉　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開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

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説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黄鳳墟而韈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吕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　增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又曰高祖寛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輿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

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漢家最為盛圖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絶世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增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濶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比蹈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蹈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横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濵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為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宴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

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定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惠畀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為布衣之遊　增冊府元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

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寛
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
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
暑為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
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
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
直稻粱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
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

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遠寛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之臥内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恡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撝降有遠至者皆為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剖决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

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寰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為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旁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秕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戶不閉囹圄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

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恐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灾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辨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

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及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徳世宗近之矣　宋史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

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慎罰薄斂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又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

之士國未嘗無弊偉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無
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
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録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
言之士得郎君哈斯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
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
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為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為賢主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

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都爾本庫魯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猋集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為

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賛元世祖曰天啓真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寳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恵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為相伯顔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為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謨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勲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顔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内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

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災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冬盛暑蘇洗冤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内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竒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吏裒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内吏稱民安比于文景下及民間木植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

一時無呰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祗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灑涌皆傳修齊治平之道秋冬廵邊閱武親櫜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懿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雖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順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

服 垂拱 恭已 大同 富有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立德立大中之德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
如天 民猶體蓋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
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叙 百度惟貞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
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湯 德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

萬邦 守在四夷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天下為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為心 不嚴而理 無為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

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

壽 增耿光 大烈 書經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不競不絿 宣聽明

錫勇智 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如圭

如璧 俱詩經 昭景飲醴 爍電舒虹 上出江淹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也 下出顏延年應詔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為恩 盼

睟成飾俱顔延年曲水詩序　昭天漏泉　繁枯潤涸漢書吾丘壽王曰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吳均檄文曰皇恩所被繁枯潤涸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上出陸機大將軍讌會詩下　出東都賦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東京賦　陶化染學　富仁寵義魏都賦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陸機宴宣猷堂詩　茂德淵沖　天姿玉裕陸機宴宣猷堂詩　陵風協紀　絶輝照淵陸機大將軍燕會詩　三台摛明　五岳增峻文選盧子諒詩　丹冥投烽　青徼釋警張協七命　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答賓戲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王融曲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七命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賦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躬詩 仁

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鶩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

論功東都賦 醇洪鬯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註曰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太

宗即位册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

陶鈞唐睿宗哀册

春熈海涵　義㒷仁洽　翔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荄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原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為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為師友　仁

義以爲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衢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爲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遠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修
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愼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絶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聲為律　四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温慈恵和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令温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為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先軒熈堯　篚厥玄黄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没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為像 象符 朝其衣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為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由庚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長之德也 淳懿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熙淳懿 宅心醇粹魏都賦注曰醇美也 含淳詠德四子講德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天臨海鏡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導遊自然聖主得賢臣頌曰導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英聲茂實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

矣

德洋恩溥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之德庶幾于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鑠　沭浴膏澤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俱東京賦　藏用玄默　菲言厚行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左傳　灑沈澹災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雲靡長楊賦　炳海表岱顏延年郊祀歌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上林賦　德耀寰表長孫無忌河清表　道德為麗仁義為準山堂肆考曰漢文帝道德為麗仁義為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増書經曰民罔常懐懐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鬩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

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

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蓋悦近者來遠之資懐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兒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

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中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勑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勑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以後不聽濫設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

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勑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偏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凌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

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册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刋石為鐫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蓋之義

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宫行次顯仁宫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麞鹿懐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

得便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為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為編戶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為吾戰彼將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

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含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寳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鬭則李氏一門不可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

通天犀也内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

掠毋妄殺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張氏毋葬城外毋傷之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鬬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扇暍 扇暍武王事 解網 解網湯事俱詳帝德二 飲暍 止網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者僵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聞滎陽僕射陂陳留蓬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

陂改為廣仁陂蓬池改為福源池
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

加志　恤功　史曰唐堯
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
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　周書曰
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　詳帝德一

除苛法　去肉刑　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　漢書曰文帝詔曰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問疾苦　漢文帝詔議賑
貸　漢昭帝遣
吏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疾苦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後晉高祖天
福三年詔

全活流民　廩給嬰兒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
為災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
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後漢書章
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廩給

之葬戰士縱死囚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于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祭而葬之通鑑曰唐太宗親録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無匿者皆赦之欲人富貴問政寛猛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唐德宗問政之寛猛孰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有親喪者勿繇無家屬者給榖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郡國有榖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禁笞背

刑 定折杖法 俱詳體仁二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 上周世宗事下宋仁宗事俱詳體仁二

置園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 梁書曰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入户絕由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别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為巢　仁義為郭　仁義為準漢文
仁義為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
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
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
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詳帝治
蔭暍人于樾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

肆掠止獄訟　挻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去網去鉤　焚[illegible]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羊童小羊也　無殺孩蟲胎夭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汲冢周書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增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經　其仁可親史記大禹紀　收葬容死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骼埋胔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乏戹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

窮弱收葬枯骸

出宮人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輪悉出以配鰥民

禁屠殺含孕 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剗削京觀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放麋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助天孳育 唐開元十二年詔

春禁弋獵採捕 唐天寶元年

永言亭育仁慈為本 唐天寶五載詔

放宮女于掖庭西門 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 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

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人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讙呼大叫

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鷴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時回鶻進白鷴一聯帝令對使解縲縱之

含幽育明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痒疴疾痛孰非同體宋真帝元曰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

天資仁恕刑法志唐太宗

起行激水必避螻蟻宋哲宗

民胞物與西銘

體仁五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

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兹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馳嗜之族競逐𠯁甘屠宰之家恣行刲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

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轂敓穿窬因兹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為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内情均亭毒

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為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海之君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遴納逾廣節文既

廢怨曠滋深縻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内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後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兹大造更量放出宫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夭傷

後

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將刑為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

有茍或閑（闕）羅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餱糧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穿宛彼枯骨委玆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

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没土變豐肌苔封
朽骨于是惠露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于蘋藻備物
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
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
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
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
骼敎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思加師旅而同
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

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于棺櫬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廵狩而出遇茲拘縶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悠禠帶而幽囚非一于是

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蘱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汍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愳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内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顔之慘悽漸覺滂沲濕衮衣之文彩承顔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

已而昴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絏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懐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葢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懐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易　以義制事書

仁義爲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王 增禁民爲非曰義 義以爲質 義聲 寵義 魏都賦曰富仁寵義 義巹

義方激而遐騖 東京賦 不私故人 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龎相壽有罪免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以供奉而見踈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 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 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

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增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漢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輒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令魏王見珪輒先拜　臨軒送之

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為相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客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召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郤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增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

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蓮蒲出庖廚不摇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未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

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勿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崩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

孝性淳篤思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宫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册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

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於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
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曽
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感内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為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毁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内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册府元龜曰隋髙祖初仕後周為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髙祖武徳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

皆流血毁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宫先是帝在髫齔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觧衣冠所進湯藥必先甞之及丁穆后憂毁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宫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宫内慈顔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

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録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懐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唐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

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為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歷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内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

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
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
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
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
而閱之有頃歔欷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
位尊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
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
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豊

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毁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

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

寢于地日歠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

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槖鞬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底豫　解憂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　萬

國歡　終身慕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

藥先嘗　遐馬親試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　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

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

升殿遐飛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必欲終禮

不忍為樂上晉武帝事下唐太宗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 侍疾

髮變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闕 掖輦至宮 冊府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眘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 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

之儀唐李輔國表 置酒未央宮 上壽會慶殿通鑑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 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書 永言孝思詩 永錫爾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詩曰惟余小子夙夜敬止 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

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憂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暇食粥 悲不能寐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榱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漢明帝詳帝孝二 為木主不自專武王 完廩 營洛邑如武王意 烏集庭 蒲扇詳前 烏瑞臻 甘露降 至德要道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天經地義孝經詳帝孝一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乎王禮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由本以生教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也　大孝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博愛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孝經詳帝孝一　不儉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陟降庭止詩周頌曰念兹皇考陟降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紹庭上下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事

也

止孝大學曰為人子止於孝　達孝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號泣舜詳帝孝二　天明地察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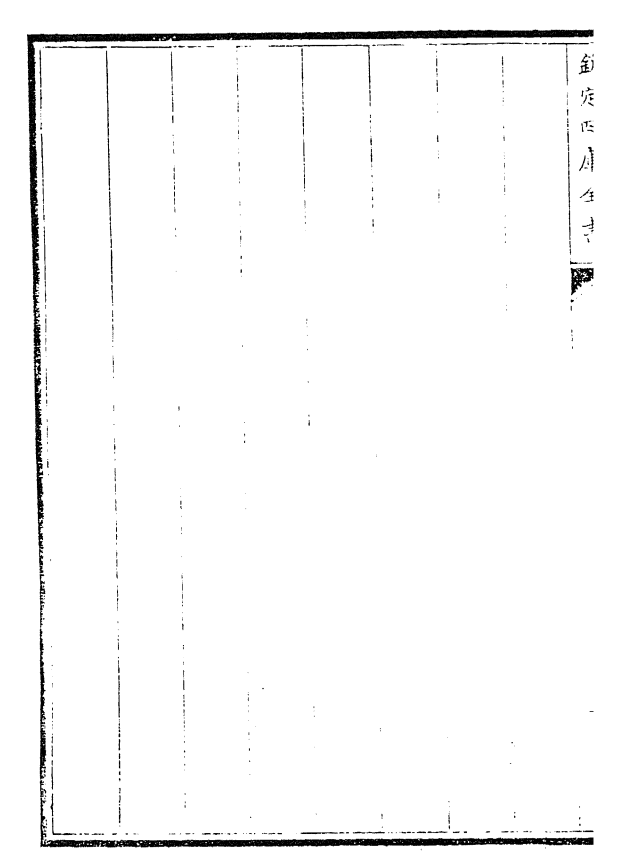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漢章帝　問安順色　資孝弘風蘇頲睿宗哀冊　純孝至敬王縉明皇哀冊　蒼雲出丘陵之上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風靜雷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元史曰仁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焚香夜泣元英宗詳見帝孝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

謹案卷五十第十四頁前六行哈斯舊作海恩

十五頁前五行都爾本庫魯克舊作掇里班曲

律今並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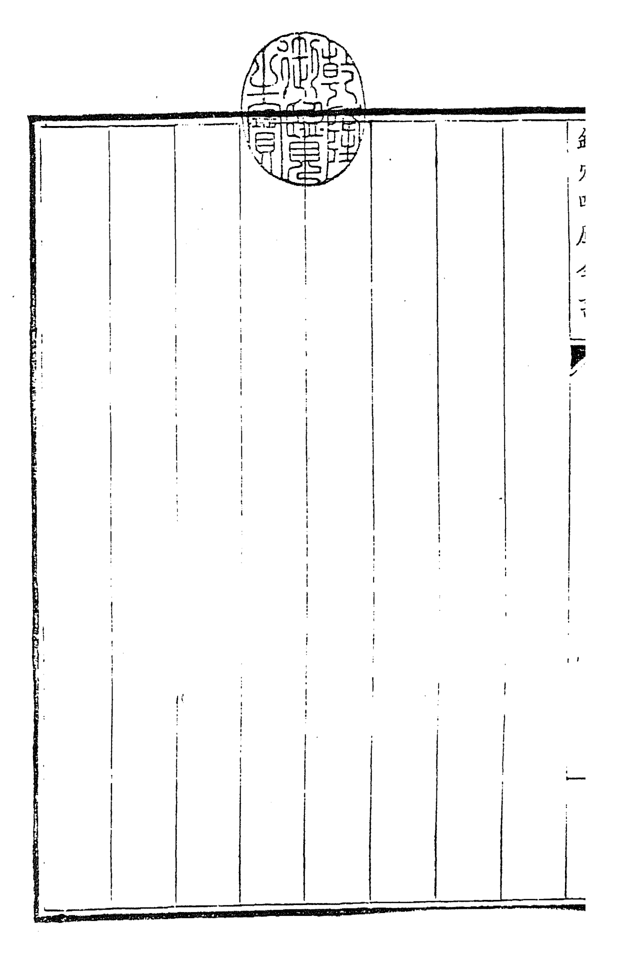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後六行布昭聖武刋本聖訓神據尚

書改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死又生之至重者也按通鑑

作死者人之所重此生字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宋鍇